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

# 四朝先哲言行錄

上卷

武進唐駝署



上海圖書館藏書

友聲旅行團圖書館藏書

# 序

慨自世風日下四維五常黯然蕩矣三省九思誰曰宜也殊不知舊規模有真精神在至樂事出也悲夫近世之人往往厭故喜新新學識非不足也特恐新其皮毛無新精神以學之世風之流下均由是耳有心世道者有鑒于斯議敦風厚俗二則設宣講部也勸人以口立編輯部也勸人以書董子賢化以爲勸以口不能普及勸以書可以流傳特編宋元明清四朝先哲至言名行彙集二冊治三教于一爐集諸善于一室擬付棗梨行之於世得是書者爲醒迷鐸也可爲傳家寶也可然董子之編成巨冊幾歷暑往寒來閱者能體董子之心以爲心推己及人由近及遠俾得流傳後世而於世道人心上不無小補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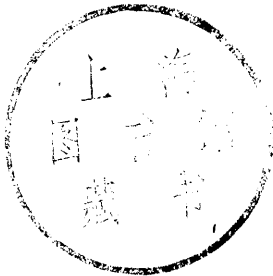
丙寅杏朔

王隴石序

上海图书馆藏書



AS41 212 0023 91188





四朝先哲言行錄

董賢化輯錄

周元公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

不失於令名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程純公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

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纔說我不能為聖賢不能參天地便是志不立則所作為之事日流汗下而為自暴自棄之

人耳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

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於天理昏者祇是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亦無辱矣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正公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不可空持硬守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

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甚人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于秉彝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屢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狂妄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幼年心性未定卻以先入之言爲主爲父兄師長者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與之朝夕而講論之日復一日盈耳充腹久之義理浹洽浸灌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路矣若爲之不豫偏好之見生於內嗜慾之緣接於外欲其不染於習俗也難矣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

程氏遺書云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論孟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自變氣質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許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外書云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張明公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

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凡天下疲癯殘疾鰥獨惻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邵康節公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以其善事心也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若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必恐懼修省動心忍性以預防之如此不但可以全身且益以進道

君子生於獨世當思所以善處必須虛己接物和易謙恭方爲處世良法

謝文肅公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

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者難拔雖枝條翦落已盡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卻敢爲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爲到臨死卻不怕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定夫先生曰人所不見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尹和靖處士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苟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

莫大之禍皆起於須臾之不能忍不可不謹

楊文靖公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卽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羅文貞公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李文靖公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愛身行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朱文公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  
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  
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藏

義如利刀胸中許多勞勞攘攘一齊割斷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  
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丁

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

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  
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  
過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  
分別一個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  
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兩  
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個字一生用之不窮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

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求聖賢之本意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學者最怕因循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  
載不住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  
皆不出此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養個甚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  
深察此病而亟反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

大學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  
者之病雖殊其受病之源一而已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仔細是第一義

讀書須開豁胸次令磊落明快纔責效便有憂愁意思須是胸中寬閒始得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讀書須周匝遍滿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  
得有下落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後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後反覆玩味用力深便  
見意味長受用牢固



文字須活看此就說彼就說不可牽此合彼使處處有礙

讀書遺忘此士人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異於禽獸處

聖賢教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面前的反蹉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載其事禮記是講說其理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看史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

讀書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

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  
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纔收斂自和樂

四端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  
了便無生意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

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靜坐無閒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

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  
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

持其志氣自清明

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

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

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某平生不會懶雖病甚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戒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世間事纔有苟且底意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人

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隨衆不得

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學問須自警醒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學者宜法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

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

學者做功夫當忘寢食做一場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  
事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慎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意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涵養本源之功最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久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矣

靜中私意橫生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久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且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心存羣妄自然退聽

爲學無許多事只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

爲學無許多事只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  
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

聖人千萬言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一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  
不去

爲學須覺昨非今是日改月化便長進

自蚤至莫無非做工夫時節

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處事接物之際常教此心光瞪瞪地便是存心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便害事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己分量以應

吾輩自守所學豈可爲流俗所梗

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此  
子

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

人只有一箇心更不降伏得如何做得事成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掃盡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存  
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  
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

敬字似一箇畏字非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  
而不敢放縱常常如此氣象自別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人心若仁則萬物在吾生育之中

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

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  
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蔽菜根而至於違其  
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己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不曾離得舊窠白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

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思雜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真正大英雄都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血氣粗豪一點用不著也

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世有傲慢於此輩者自以爲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

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瞋恨

執拗乘戾者薄福之人也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

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

今日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

講得道理明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若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

戒子書曰交游之間最宜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非者損友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友不期疎而日遠損友不期親而日近此須痛加檢點而切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

張宣公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  
人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消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

黃文肅公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忘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諸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要皆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於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李文定公曰凡人不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

陳安卿先生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

李公晦先生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胡安定公曰嫁女必須勝我家者娶婦必須不若我家者嫁勝我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我家則婦之事舅姑必持婦道

邵子文先生曰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能辦一事不足治一人  
人非忠孝爲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兵家言

楊文節公曰大凡立身行已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

奪

呂忠亮公曰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僞過事審慎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凡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志懦者當強性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人必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爲善者多是不能立志故洪範以弱立於六極之後大抵爲善生於剛萬惡之原生於弱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托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托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托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也曰君子之論是也

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不知風俗是誰做的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會得好

蔡文節公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卽當截斷

陸文安公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

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都是道義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  
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  
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精神不運則愚血脉不運則病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己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己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  
不如己者則以不足較置之

人家之興在禮義不在富貴貧賤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謂家替若簞食  
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謂家興

胡文定公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自古聖賢從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方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歷試歷驗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學者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哉

胡五峯先生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真文忠公曰學者能立志自勉則氣亦從之孟子曰志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  
亦惰如將帥之統率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故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  
立志爲先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闕一也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病然省  
察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則又保護元氣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  
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  
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欲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  
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由義理  
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  
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矣國而無此中夏  
而夷狄矣

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真要路也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仁者心之生理  
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耳盍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  
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本心之全體也推是以往事親必敬事長必順處

閨門則睦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耳然則求仁之方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蝨賊也蝨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而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鬪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

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心亦無須臾之甯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凡爲士大夫者萬分廉潔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是大惡

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生發之心以爲心故人欲體仰天心不可不全物命

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出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之念愛憎喜懼何異於人又如牛之有功犬之有義雁之有序鯉鱒之朝斗此等之肉何忍食之至於羊豕皆由前生造孽變作此身我食之孽根卽種於我卽云牽於世俗有所未便但少食三淨肉漸入佳境可耳

魏文靖公對理宗曰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

何文定公曰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

文象

治經者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

王魯齋先生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

李文公正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

寇萊公六悔箴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調攝病時悔

李文靖公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吾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楊文公云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語講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晁文元公有七審一切妄念能息否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一切觸境能不動否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夢想之間不顛倒否方寸之中得恬愉否

置心中不令着一物

不怕忿生却貴懲速懲勝忿平轉禍爲福氣欲柔不欲剛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嗔一發則氣強而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修道者須如光風霽月景星卿雲無一片乖戾之氣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福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有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王沂公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杜正獻公嘗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韓魏公曰夫子獨稱舜爲大孝餘豈盡不孝哉凡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能孝乃爲大耳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所濟多矣

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益善矣

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

凡居官審事兩造在庭生死予奪係吾一言豈可輕忽凡曲直顛倒者非因受賄卽是徇情否則任意鹵莽耳夫枉法則善類含冤徇情則奸民漏網旣違天理豈無惡報况百姓多愚或被枉斷抱恨終身早夜呼天叫地我豈安乎甚或受冤而死安得不訴知冥府尋我作對

哉及乎天報一至我以身命子孫償之悔無及矣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范文正公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吾將俸祿恩賜周急窮親并置義田以爲宗族久計

訓子弟曰天理莫違祖德莫燼暗室莫愧國法莫玩聞雷莫怕居家莫逸祖宗莫忘父母莫忤弟兄莫欺家庭莫偏子弟莫縱故舊莫疏婦言莫聽奴婢莫陵鄰里莫絕本業莫拋交友莫濫錢財莫輕匪人莫近正人莫遠耕讀莫懶時風莫趨非分莫做官司莫打妄想莫起飲酒莫狂盤算莫凶意氣莫使奢華莫學待人莫刻童年莫蕩淫畫莫藏美色莫迷女孩莫溺言語莫尖作事莫霸立身莫歪殺傷莫多訟事莫管淫書莫看淫念莫萌貧苦莫怨富貴莫羨果報莫疑陰隲莫損五穀莫賤字紙莫棄

寄書戒門生曰產業將貽諸子孫須得之光明方可垂之永久若爲此而造孽則不但爲子孫作牛馬且爲子孫留災殃矣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

胡文恭公曰富貴貧賤孰不有命士人當脩己以俟命毋爲造物者所嗤

歐陽文忠公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

彭季長先生曰吾不爲他學自幼卽學平心

滕章敬公對神宗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吾生平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子孫久長之計

粒米必惜致富之源也集字必惜致貴之源也微命必惜致壽之源也

善治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是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女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徒慕其富貴壻果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或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時爲患寧有極乎假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爲官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委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人家男女必俟其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納采不數月卽畢姻故終身無改悔之事乃後世所當法也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私密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攻詰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

大抵與人忿爭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揭其閨門之醜暴其祖父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傷忠厚也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免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戒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息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勿創始於我凡事不可但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銛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子安陋巷孟子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德脩一身功澤被萬物爲聖爲大賢是名佛菩薩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

呂正獻公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呂滎陽公曰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焉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人生無賢父兄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蘇文忠公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多思之患甚於好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腎水下滲心腎不交大疾起矣

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余少不喜殺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以親經患難不異物類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

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乞兒

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平日可喜人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呂正愨公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

孫溫靖公云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

劉忠定公云盛待制名濤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法度中不可受人指點

又云人家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鄒忠公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學與中庸一部其要在慎獨而已

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夫

王彥舟先生曰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張天覺先生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用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最長

張文忠公云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由分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起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呂文清公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

忍誦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葛文定公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劉行簡先生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

黃德潤先生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吳明可先生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趙忠肅公告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顏定肅公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

張彥正先生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退靜高天下

李壽翁先生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

趙公孝孫曰學非記誦詞章之學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

詹元善先生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劉清惠公曰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倪文節公有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才名第五

有子孫當爲子孫計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



治家宜崇節儉儒素之家尤爲緊要凡用財須思前慮後必萬不得已者方可用之有錢在手切不可一時用盡必須留有餘以防斷絕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

治家固最忌奢侈却不可過於慳吝若慳吝之極十分精警一絲不漏其後不有奇禍卽生奢兒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地祚方綿遠

人若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  
人有抑鬱先用一忍字後用一忘字便是調和氣湯

袁正獻公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李文授先生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劉文清公贈王公去非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  
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

崔清獻公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

楊慈湖先生云人性至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穀鯨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

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所熏灼深可惜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毋自欺毋自疑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何思何慮昭昭弗遺

錢融堂先生曰天下事未有不成功於忍而敗於不忍甚矣忍之一字其切於學者之日用也是故言語不謹以至於招差取辱者在乎不能忍口飲食不節以至於稔疾傷生者在乎不能忍饑飢寒之所驅迫寡廉鮮恥以至於爲乞爲盜者在乎不能忍貧橫逆之來拂然有動於中以至於速禍在乎不能忍辱爲物所忤爲氣所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雖欲噬臍而悔莫贖在乎不能忍怒謹獨之不嚴以至於縱情而不知檢傷風亂倫爲禽獸行而不知恥者在乎不能忍慾身履危難不顧分義幸安苟免墮喪名節在乎不能忍死嗜酒而無厭貪多而無已巍然處高位而干名犯分卒以稔成亂賊之禍者在乎不能忍富貴

沈端憲公曰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葉鎮之先生云廉恥事大死生事小

王處一先生云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文信國公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自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斯爲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皮起霖先生曰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著  
趙應甫先生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李茂欽先生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

呂子約先生云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黃魯直先生云士大夫胸中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贈韓瓊云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欲精不欲博

與蘇大通書云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

葉少蘊先生云人欲常和悅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慊

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非但適一己已也

陳希夷先生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心相編云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行者心之表觀行而禍福可知 心氣和平可卜

身榮且子貴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 欺蔽陰私縱有榮華享不久公平正直雖無子息死爲神 處大事不辭勞怨堪爲棟梁之材遇小故輒避嫌疑豈是腹心之寄 迷花戀

酒闌中妻女參商利己損人膝下兒孫悖逆 賤買田園決生敗子尊崇師傅定產賢郎 責人重而責己輕勿與同謀共事功歸人而過歸己儘堪救患扶災 如何短折亡身出薄

言行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如何凶災惡死多陰毒積陰私有陰行事事皆陰  
林和靖處士曰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

不臨難不見忠義之氣不臨財不見志士之節

徐中行先生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

徐節孝處士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不勞己  
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  
何不爲君子

汪信民先生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邢和叔先生云吾曹常須愛養精神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  
可見况臨大事乎

王信伯先生曰人心廣大無垠萬物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  
充是心焉耳

湯文清公自做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  
過浩齋先生云情發乎性由於性則明明則聖任乎情則蔽蔽則愚

高公頤語學者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  
有經國子民之志

杜公孟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

曹公悅戒學子曰絕人我則天理自著

戴公亨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弗知莫若弗爲

蔣公峴嘗自誓曰勿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問舍

余景望先生曰名節至重官職至輕

葛公繁曰凡利人不在大小隨吾力量爲之如一物當路有礙人足吾爲去之亦利人事也推之濟急扶危救飢解渴放生凡可以利濟於人於物者隨時隨念隨事爲之不可當面錯過久久純熟舉念卽是乃爲有益也

俞公偉戒殺記云人如於食肉未能盡斷願漸次除去殺心一見殺不食二聞殺不食三專爲我殺不食四家無事殺不食如是既不廢常食於衆生亦無殺害意一身旣戒一家效之一家不殺一鄉效之其爲功德不可限量

王虛中先生曰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陰司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不縱可爲賢人縱而不節可爲下愚

人皆可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不須爲小人而必欲爲小人若誠信恭敬若溫和方法若推賢揚善若隨宜利物凡此之類皆君子之事也爲之亦不難者人不肯爲何哉若欺詐傲慢若麤暴詭曲若說短揚惡若縱意害物凡此之類皆小人之事也爲之有何利益人必爲之何哉爲君子則人喜之神佑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承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非因爲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也命有定分故也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以促

所失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爲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亦得也命有定分故也孔子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人不知天命又謂得之不得曰有命能審此理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袁君載先生曰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名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閒靜或喜紛更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己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致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諫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不子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全或夫流蕩或妻悍暴鮮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婦女所見不廣遠不公平故重於自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仇憤生矣於是兄弟子姪有隔屋連牆至死不往來者有

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喪親亦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陰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怨其婦而愛其兄弟蓋由於不聽婦女之言故能得兄弟之心也

兄弟叔姪相居長者或恃分尊專財利營私蓄簿書出入不令幼者與知必起爭端若長者總持大綱幼者分幹細事長爲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彼此皆心服自然無爭矣

兄弟子姪或貧富不同富者既懷獨擅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思自勉又加以嫉妬此所以不能和也若富者能時分其餘不忿其不知恩貧者能自安其分不望其不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人言居家和氣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惟宜隨事解釋不置於胸次間曰此其無知不解事耳曰此其於事未經細思耳曰此其所見者小耳曰此其損於我甯有幾何如此則家人一切小過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日見侵犯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方謂之善處忍者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厚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每以此怨親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祖父若慮子孫爭訟必當預爲遺囑之文苟因循不決一旦病篤心中了然而口不能言手

不能動卽欲令人代寫亦不能矣治家之人當於康健之日及早圖之

世嘗有愛其子者美食美衣婢僕供事足跡不令出門可謂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跋涉山川犯風冒雨或從師取友於百里之外或經商於千里之遙辛勤苦楚子或怨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末路溺愛不教者愚魯無成勞苦訓誨者家業成就由此觀之則爲人父者將使其子有成爲慈愛耶抑以愚魯無成爲慈愛耶雖是愚者亦知所去取矣

大僚勢宦子孫造惡多掩蔽祖父之耳目於是竟以惡子孫爲善良者有之偶有至親良友熱腸難已略將所爲告其祖父然欺蔽之術工事未敗露祖父多不聽信且以人言爲誣妄者有之更有不肖之母袒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者故子孫雖有彌天之禍而祖父不知也然關係非輕也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而已貴家之子弟不止於此奪人之田產詐人之金錢謀人之風水淫人之婦女鄉人有違理犯法之事認爲己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作祖父之簡干求州縣所爲無非大惡至奴僕工人亦竊其勢焰多方造孽以取奸利凡爲祖父者當嚴加關防時時詢訪於輿論其庶幾哉

人之存心仁厚者其用尺度量衡必公平均一不貪小利以虧他人此卽善也其存心私刻者專圖利己買物賣物異其尺秤借出收歸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喪失本心甚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天可欺乎未有不遭天譴者也古人云人之富厚雖由於智識勤苦而得然亦有命存焉以間有不達者乃欲以狡詐求之米參水鹽加灰漆入油之類僥倖獲利欣然以爲得計不知造物隨卽以他事取去終不久享所謂徒造孽也何益之有哉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哉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不必怨尤此乃天之所愛終無禍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也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顏色辭氣貴乎和平如諫人之失而能溫顏下氣以道之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初無傷人之意而顏色亢厲未免爲人所怪恨不可不知

人必當近君子遠小人蓋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到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淺此言先入於吾心到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淺矣且如朝夕聞人尙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尙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者必不能免漸染之患也人之性行有所短則必有所長與之交游當常念其長不顧其短方可與之久處

廉文正公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余忠宣公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

柳穿魚驚因臭而得臭

董忠烈公誠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也

許文正公曰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間苟在上者無人任之則在下之責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却行將不去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明分限不嚴明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

人精神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趙文正公曰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王文康公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

尙文懿公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吳文正公云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周孔其貞乎中古

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

仁者壽聖人之言也予嘗執此以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厚重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厚重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簿淺躁者之所能及也

葉文簡公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敬文忠公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曹當清白守恆業無急仕進劉文簡公云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

王文忠公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

成誼叔先生曰四書五經吾師也

許文懿公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

蕭貞敏公曰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

杜伯原先生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

宋文憲公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積邱山之善尙未得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已陷於小人

方文正公曰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

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

治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孝友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免禍而無覆敗之虞矣

教子孫學喫虧學謙恭遜讓定是昌盛根基教子孫學刻簿學討便宜便是災殃先兆

謹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己之溫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艱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慎其防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

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

其內和以應乎外則庶幾矣

聚談少則工夫易成戲謔少則交道可久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

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

可不擇所之乎噫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

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周是脩先生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

夏忠靖公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

黃南山先生曰學聖人從分寸始

明理在讀書制行當謹獨

夏正夫先生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鄭公瑄曰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啓釁縉紳因以敗名商賈爲此捐軀市井乘而鬪戮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傍著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貧汝欲殺我而亦不可得汝豈能奈我何哉

富兒因求貴傾貲汚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欲增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苟能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人處苦境時望稍勝此者卽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故云人心不足蛇吞象言無滿足之期也噫人能知此理者誰乎

凡人處事第一念爲己籌度第二念卽要替人思量有利於己無損於人乃可爲之若利己十之七損人十之三卽須決意止念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豈可爲之爲之必爲天所不

容也

余曾遇數事料其必如此歸結矣而卒不然又嘗遇疑事以爲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故人生涉世未定之事不可輕以臆斷無據之事不可輕以指人

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醜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乎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一等阻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施貧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

養生者貴和暢其生機生機一暢則精氣源源而生生機者心中常怡適而無憂愁抑鬱也林英年高致仕貌如壯者問其何術至此答曰但生平不會煩惱一切吉凶禍福聽之天命不預憂也此無病養生之真術也

多少箴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讀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于忠肅公密授高寓公二語曰多讀書少說話

商文毅公云予五六歲時卽喜生惡殺見有觸蛛網者脫之見有赴燈火者護之廚有活魚投之於水一日偶聞宰豬後凡寓目如聞其聲遂此永戒及備位中書事關民命百計矜全皆本五六歲之心爲之

凡遠庖廚者爲君子充遠庖廚之心必不殺一物而後則安養口體者爲小人極口體之欲卽日用三牲猶爲不足天下有仁心偶萌之小人未有殺心未斷之君子與其心安於忍毋甯世笑爲迂

廣放生之功以同人善化人樂善爲第一得人心肯次之強人出財又次之

羅文毅公曰爲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子孫所謂好子孫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宵壤爭久足以安邦國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歐陽修文天祥輩是已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孫非好子孫也此等子孫在家則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則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父之所願哉然則爲子孫者當熱思矣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而不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

章文懿公曰吾人居常處因每頌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便覺自警拔不爲窮困所撓

張莊簡公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果隨候而陳雖新親不盛饌雖大賓不宰牲匪

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惱以安生

舒文節公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矣

邱文莊公云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念慮初萌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釐毫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己有矣

劉忠宣公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黃忠裕公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

王文成公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摻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



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天下何思何慮然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省察克治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灑脫何等簡易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沙塵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無惡者意之用有善有惡者情之動

謹守其心於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謹守其心於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凌而思所以勝之也

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之宅義以爲之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

凡人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立志者精神心思凝聚於一處而不復知其有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留不得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

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厲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從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

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錙銖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人人亦欲求勝於我讎怨相報因至破家蕩產貽禍子孫孰若容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而子孫亦蒙其福乎要民俗反樸還淳宜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

人果能一旦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亦不害爲君子

訓兒篇云幼兒曹聽訓教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性毋尙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須切記

楊文襄公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周恭節公云鼎鑊不避溝壑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僞也

聶貞囊公曰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

唐襄文公曰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煞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掃去一切則不能見得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則不能收攝存養所以宇宙寥寥聞道者絕嘆其難而求道者不可不自勉也

楊忠介公曰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意向稍離於道則步履乖違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士之處世須振臂特立把持得定方能爲

馮南江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爲善之心真切人皆有良心其初未嘗不好善到爲善時奪於外誘便不真切故有始萌而卽止不爲者有始爲而終不能立者又有中立而終不能成者苟能真切此便是爲己之學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此持身之大經孟子謂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交際之大經安此則聖勉此則賢

馮公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哉其惑也

張襄惠公曰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鶩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

楊忠愍公訓二子云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底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底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心以使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

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爾鬼神必加佑爾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惱爾謗爾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忘之心人之不如爾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張文忠公曰得失毀譽關頭打不破天下事無一事可爲者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

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

馮文敏公曰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

馮受甫先生曰爲學須剛與恆不剛則墮不恆則退

唐文恪公誠子曰以學問磨礱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善龜以狹狎惡少爲鴆毒

沈文端公警世語曰嗚呼世事何其參差不齊哉吾每當賓筵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而貧人有終身不知異味者有飢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窮奢極侈以徇時尙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宿露朔風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池臺花竹極耳目之玩不惜千金購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夫妻之懼者吾家子孫已寬然有餘猶務多積厚蓄爲子孫計久遠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夕謀者吾貨財紛紜而耳目不及週不免至狼藉陰以潤盜賊而貧人偶拾其遺秉滯穗則忍不能與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力爭之者吾盛陳筐篋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以延旦夕之命有艱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宣侈導淫因之賈禍而貧人有待吾鼠攘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於此也吾今爲貧人緩頰非概以傾貲賑飢之類強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爲有用而已賓筵若醉飽何不分杯觴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何不分殘汁以施之生平不知異味者爲兩得其便乎衣而蔽之篋笥與無衣同省爲裋褐以施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不乏也吾不爲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骨肉此義舉也以資談議則可傳以省深夜則自得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於此矣吾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而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狼藉者業置度外苟貧人得之是拾遺於道也非損吾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而攀援寧詎見德施升斗於涸轍卽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崇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貽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故曰捐無用爲有用者此也不睹天道

人事乎盈虛消長天且弗違泉貨流行豈居一處昔所稱富家今存者幾乎彼其子孫不終享也非由前人好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使然也知其然而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可爲己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既籠貨泉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以爲千萬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計者智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海忠介公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

呂新吾先生曰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慾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英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第三等資質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初無些欠缺天之孝子也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纜歇手便下流守心如緣無枝之樹纜住脚便下墜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一念收斂則萬善同來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于法尙可逃避得罪于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于畏法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

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含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于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荊榛卻是容得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得自然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于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日用間如何疏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于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只有一毫蠱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二心便守

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屬續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暮夜無知四字百惡之總根也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地氣象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于思故也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每日檢點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求天知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真沈靜底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良知何處來生于良心良心何處來生于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世之人何嘗不用心都只將此心錯用了故學者要知所用心用于正而不用用于邪用于要而不用用于雜用于大而不用用于小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根便是擺動念頭

學者常看得爲我之念輕則欲念自薄仁心自達是以爲仁工夫曰克已成仁地位曰無我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凡人應酬多不經心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于危敗更不干別箇事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

過也人皆見之乃是君子今人無過可見豈能賢于君子哉緣只在文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回護成就了一箇眞小人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學者視人欲如寇讐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曰識不早力不易也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使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淡態不可有英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愁苦態不可有怨怒態

慎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慎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爲要此理亂之由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

家人之害莫大于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理路直截欲路多歧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決裂不可收拾宇內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微嫌是已一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

道脈純雜是已

道莫要於損己學莫急於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箇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人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昏迷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將當然底全不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層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道有一真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事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許多而事愈債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安富尊榮懽忻如意是我儻來底胸中便無計多冰炭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熟抵死不悟既悟不知回頭既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羶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真滋味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

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滯於惑也舍是無明道矣

人只認得義命兩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敬肆是死生關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偽既真矣又要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疏謂之心窮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子不失身纔有了一分人連這箇也犯了再休說別箇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跖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跖自待也

少年之情欲收斂不欲豪暢可以謹德老人之情欲暢豪不欲悶鬱可以養生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字

宙之內而不爲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坐間皆談笑而我色莊坐間皆悲感而我色怡此之謂戾乖處己處人兩失之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卻因毀言輒便消阻這是極無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重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甯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甯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

居尊大之位而使賢者忘其貴重卑者樂於親炙則其人可知矣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做人要做箇萬全至於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曉曉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

子謙已嘗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胸中有一箇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  
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嫚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  
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  
只盡日檢點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  
品自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已耶

只盡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  
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認了一生人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  
自家過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  
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惟爲善心不真誠之故耳  
果真果誠尚有甘死飢寒而樂於趨善者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與不爲善貧富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毀  
譽無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古之人寬大非直爲道理當如此然煞有受用處宏器度以養德也省怨怒以養氣也絕仇讐以遠禍也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愧不奮能愧能奮聖人可至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蓄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僞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鍼癢處著手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己是我主張此三者不相奪也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於理耳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

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者心之證也卽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上故君子無愧心則無忤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畏也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簡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亦須待價况士君子之身乎修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人能不護短則長進者至矣

作本色人說根心語幹近情事

君子有過不辭謗無過不反謗共過不推謗謗無所損於君子也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夫禮非徒親人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非徒尊人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古之人勤厲今之人惰慢勤厲故精明而德日修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憂勤惕厲

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不善在彼我何與焉

剛明世之礙也剛而婉明而晦免禍也夫

非直之難而善用其直之難非用直之難而善養其直之難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

蝸以涎見覓蟬以聲見黏螢以火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之名

敬者不苟之謂也故反苟爲敬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學者事事要白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淺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于一念之苟也

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目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語真耳無邪聞真目無錯識以精到之誠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麼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其有善而彰者必有惡而揜者也君子不彰善以損德不掩惡以長慝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世人糊塗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卻不自想我是堯舜乎果是堯舜則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誤如何盛氣拒人巧言飾己再不認一分過差耶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與其喜聞人之過不若喜聞己之過與其樂道己之善不若樂道人之善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志不孚

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作有損于世底人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箇人

少年大病第一怕是氣高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蕩蕩作空軀殼

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隱惡顯名雖著遠邇而隱惡獲罪神明省躬者懼之

慎言動于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于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把自家不是都認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甯世界兩忘言矣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處

只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做底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麼用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道也者道此也學者學此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只一部千字文終身受用不盡故君子貴體認

悟者吾心也能見吾心便是眞悟

明理省事此四字學者之要務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學者大病痛只是器度小

識見議論最怕小家子勢

脫盡氣習二字便是英雄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于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

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豔時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怠惰時看工夫脫略時看檢點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恥如何驕得人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脚處是恭而安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沉思求之無厭無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

爲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

學者萬病只一箇靜字治得

學問以澄心爲大根本以慎口爲大節目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脚跟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

則氣沮或奪于風俗則念雜苟非強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

身不脩而慚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屋漏之中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萬善俱足若只作一種人經經自守沾沾自多便不長進大學一部書統于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于脩道兩字

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權度之于輕重短長一毫掩護不得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便有幾分工夫心平氣和人遇事卻執持擔當毅然不撓便有幾分人品

休躡著人家脚跟走此是自得學問

學問博識強記易會通解悟難會通到天地萬物爲一解悟到幽明古今無閒爲尤難無愼獨工夫不是真學問無大庭效驗不是真愼獨終日嘵嘵則是口頭禪耳下手處是自強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息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衷狹量之鄙夫耳

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蹠關頭死生歧路

讀書人只是箇氣高欲人尊己志卑欲人利己便是至愚極陋只看四書六經千言萬語教



人是如此不是士之所以可尊可貴者以有道也這般見識有甚可尊貴處小子戒之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實見得是時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做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帶水靠壁倚牆

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恆情多闕于遠識小人不便于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儉約免以缺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摧大摧堅要徐徐下手默默留意久久見功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察言觀色度德量力此八字處世處人一時少不得底

聖人公好惡衆人隨好惡小人作好惡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剝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入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蓄之氣也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繼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于凝定之中耳

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卻露許多痕迹費許多張皇最是拙工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使氣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君子臨事平心易氣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干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被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神清人無忽語機活人無痴事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

情則可以全好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識躁人之淺見譎者之異言儉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忌也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

疏於料事而拙於謀身明哲者之所懼也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當事有四要際畔要果決怕是絲執持要堅耐怕是脆機括要深沉怕是淺應變機警怕是遲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陵弱則爲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無識見底人難與說話偏識見底人更難與說話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儕於小人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人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飯休不嚼就咽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做

見前面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獨覺也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足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有由衷之言有由口之言有根心之色有浮面之色各不同也應之者貴審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衝繁地頑鈍人紛雜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最好養火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意主於愛則詬罵撲擊皆所以親之也意主於惡則獎譽綢繆皆所以讐之也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也尙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有恩人之狀態

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大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

不怕千日密只怕一事疏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

可使爲小人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爭言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

活處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卑幼有過愼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正疾病不責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非通儒不能也

處人不可任己意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只拏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先衆人而爲後衆人而言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凡當事無論是非邪正都要從容蘊藉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裂之此人終非遠器

把天地間眞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來久矣非霹靂手段變此錮習不得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

規模先要簡闊大意思先要簡安閒古之人約己而豐人故羣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貪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寢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戀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予有一室題之曰遠美軒而扁其中曰冷淡非不愛美懼禍及之也夫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輻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以肥甘愛兒女而不思其傷身以姑息愛兒女而不恤其敗德

今之養生者餌藥服氣避險辭難慎時寡欲誠要法也稽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卻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平生不作圓輒態此是丈夫能輒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者乃衆人自異于聖人也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

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脩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走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惹人窮也

聖人常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致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于取善也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非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認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己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爲所污蟻此之謂天挺人豪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恥也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詞章斗筭之人重富貴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粗疏之病心粗便是學不極處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宏重斡旋之士圓通康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卽聰明辯博無補焉

體懈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下  
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以粗疏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元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騭真孟浪人也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圓能方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任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定靜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淨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去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僞者貪之闇修者避之

親疏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略而不

顧者也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陵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愧自恨矣

委罪剝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治世莫先無僞教民只是不爭

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况天下乎

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新法非十有益于前百無慮于後不可立也舊法非于事萬無益于理大有害不可更也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能主張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讐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天下之禍成于怠忽者居其半成于激迫者居其半惟聖人能銷禍于未形弭患于既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閒隙無微不入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卻又沒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直今之居官也尙媵阿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人說己善則喜人說己惡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守禮義者今人以爲倨傲工諛佞者今人以爲謙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妒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恆態而丈夫之恥行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圖諸座右

惡言如鴟梟之嗷閒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慎與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氣力覓得幾文錢便了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聖人不作無用之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叙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最爲喫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得大勇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淫肆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中嘗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

可爲慟哭

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僮僕器用事事要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稍不及人便是媿恥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僮僕器用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個該媿恥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佚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鬪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關也人不自重而輕與人爭往往取辱非但親友等輩之間卽一切細人亦不可輕易肆言動手倘彼一時不遜必受恥辱縱使懲治在彼無足輕重在我已傷體面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涵養不定底惡言到耳先思馭氣氣平再沒錯著

世人通病先事體怠神昏臨事手忙脚亂既事意散心安此事之賊也不可痛戒之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

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

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人見集百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顧端文公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仁及顏子問仁郤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東滅西生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是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勤過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

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清清不濁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遇事不肯浮游逢人不肯辜負說話不肯自欺方謂之忠信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即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獲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眞令人肺肝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閒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閒違仁耳

袁了凡先生曰凡人居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冊俾朝夕翻閱可以收攝身心擴充善念獲益不淺而於教子弟輩尤爲要緊

取淫穢邪書惡狀及謗語焚化者得子孫忠孝節義報好閱淫詞小說及稱說淫書故事及家藏淫書淫畫者得子孫娼優報

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人不可動殺機一念慈祥即是太和滿宇宙

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眈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

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

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能勿慄慄不惟是也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幽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年沉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

第三須要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螫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旣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脩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脩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纔焰熏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旣明過將自止

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身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

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拙拙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

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

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寔想卽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

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脩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擱一生

彭嵩螺先生云父母只恐兒子有病做不好底人此念時時不放人子亦肯時時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繼父母志便是至孝

人只怕無志耳有志決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脚便從此豎起人只一誠耳少一不實盡是一腔虛詐怎成得人

此身常置靜處無論養德保身治家讀書俱有實益日在鬧擾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窮阨時極能見人凡有氣節不委靡者到底必有成就愈窮愈有節概方是男子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失此孩心

與其生一箇喪元氣底進士不如生一箇培元氣底癡兒

凡行事看公議如何如係衆論不可者卽止不爲一件犯了清議許多好事救解不來

凡有錯處隨覺卽改如飾非文過便一生無長進處矣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顏以受之彼樂於言我得實益人有屈事加我者聞之勿卽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閒適也

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爲彼籠絡無故私恩不可受受則難酬此之謂也

細人之言多是萋斐不可輕聽中彼之計而損我之明

結納賞賚寺觀施舍濫以與人不如移之以助我窮親施與耳目殘廢之人爲有實惠  
錢啓新先生云學不在踐履上求悉空談也

人言知過改過尙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鄒忠介公曰口談性命理身落世間行此學道所忌也

上帝之德好生爲主苟能好生日日神明臨汝若未能然卽頂禮名山崇敬神佛亦有何益  
是猶不體親心不依親訓而曰吾將爲孝子也有是理乎

答方鳳軒曰足下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牢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  
爲只在一處做工夫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此心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牢口頭自  
定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外之震撼者無窮吾之料理  
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

富忠憲公曰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  
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  
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爲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  
是累了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  
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於此日損則於彼

日益雞鳴而起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最是喫緊著力處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連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不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靜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人能體貼出來方爲有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原來本性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從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光明朗照不可自爲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人生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  
此箇念頭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每至夕陽默檢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煨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可懼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

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  
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病有一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  
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  
那書上做得一旬所以讀底是古人書做底是俗人事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

以異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

常人而可至於聖人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知覺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慮而得卽此是天卽此是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知得這箇可畏便是敬不欺瞞這箇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便是明

形太用則疲神太用則困

眼光落地任螻蟻侵去屍骸也罷如何生時便蹉遜一毫不得

我等生在世間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這箇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箇善是原帶來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箇善是原帶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尙不覺悟真是可哀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主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以孝弟爲本以忠信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而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身心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長保其富貴哉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遣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家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不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此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

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惡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柄層見叠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澹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二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足衾影無愧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邪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好人若要作好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蹈此危險邪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撲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

難去無用可成有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饋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致於減無可減方見性善蓋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仁體自然流露故爲仁自克己始

今人以蒼蒼在上者爲天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吾動一善念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天必知之天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卽心卽天此其所以不爽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非所云其爲物不貳也觀於萬物芸芸而形形色色有一或爽者乎孰主張是孰推行是亦可恍然悟矣

馮恭定公曰人人能克去己私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甯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

凡人拈花弄月尋山問水便覺天趣盎然而况存心養性直達真源上下古今都在這裏此中樂趣更復何如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

纔是真君子

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王少湖先生云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閒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學乎

劉忠介公曰士大夫當以學術爲蓄畬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枝幹以事業爲果實若文章則花萼也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一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

至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人完其所爲人而我偶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卽聖人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見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若見不及此便謂之自暴自棄纔欲爲庸人早已墮落禽獸一途矣吾儕省諸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學者既以正人自命踐履上一毫失足不得

人須用功讀書將聖賢說話反覆參求反覆印證一番疑一番得力須是實實將身體驗纔見聖人說話是眞實不誑

後生讀書須要細心理會讀上章不知有下章讀上句不知有下句有疑義便要審問有難字便要查考如此讀得少時定勝泛濫而多者今人只是一種夸多鬪靡習氣如何得長進學者欲出獸入人請自學禮始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只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我自欺也小人謂之閒居卽爲萬惡淵藪君子反之卽是證性之路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過此則有蔓不及圖者蓋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豈知人心本是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是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毫不費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易喜易怒輕言輕動只是一種浮氣用事此病根最不小如今要將此種浮氣覓箇銷歸安頓處

世人酒色財氣合成此身耳溺其途卽學人鮮不受病者人心之體本無一物而四者爲之崇蓋隨感而生不能不逐感而著故也學以事心爲功常見得本無一物之體而葆之以靜則雖有四者之感亦不過順以應之已何著之有

名利二字倚伏甚微說不好利定著好名一邊說不好名定著好利一邊所以學者要在心上用功夫功夫不外擇善能擇善類名而實非爲名類利而實非爲利功夫到此纔是手段老辣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有思爲道之障當卽消融不可留著

心須樂而行惟苦千古大聖賢大豪傑無不從苦處打出

人身本與天體相似天之所以爲天無私而已人若無私便與天體相似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易經所言趨吉避凶者蓋趨善而避惡也今人解吉凶都說向人事上去大錯

古人恐懼二字用在平常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今人只是倒做了

凡禍福之來若是意中事則當安之固然若是意外事則當付之適然適然之謂命固然之

謂性盡性至命之學卽於此求之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知道者更於此辨之

事無大小皆有理在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

過之造端甚微而其究甚大語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其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然其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明不勝暗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故學在去蔽蓋心本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君子則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直須將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蕩滌淨盡方許討尋過端下落若只是皮面補掇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改過一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祝月隱先生曰從古聖賢磨礱鍛鍊俱從顛沛中來

子弟肯讀書循禮便是家道該興不然縱好風水好家計不如一貧賤好修之士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之今之兄弟相與競錙銖之利不得則反唇而譏聞夷齊之風可以媿矣

財色二關順逆二境畢竟打熬不過雖至微者交於前不能無動於中檢點病根只是克己

功夫不曾著力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爭此一志耳非人卽獸從無中立之界然一刻不立即一刻是獸一日不立即一日是獸禪家死後輪迴此則現前變相

一日二日檢點不放過卽此一日二日便是聖人從此積累漸深不忍拋棄前功自然歇手不得明無人非幽無鬼責達則共絲窮則獨善何等浩浩何等坦蕩雖有至樂勿與易也俗事之來只得耐心做去纔起厭煩便已不是道矣

祛疾之方惟有怡養天和一法而已臟腑和而疾痛不作神氣和而凶慝不生語云肥肉厚酒命曰腐腸之藥靡曼皓齒命曰伐性之斧養和之道專在鮮嗜慾少思慮祛忿怒薄滋味慎言語常令神明之際一種真元之氣充周旁礴此養德養生之要道也

曹方城先生云人不知道閨房衽席之間皆死地也

遇險而倉皇失措先失其身矣其何能濟

黃忠端公曰父兄不可常恃人當自求之身

少年努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便成下流

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

陳幾亭先生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世間少不治之症多不治之性情人生無可恃之命有可恃之理

捐煩惱以養身憫愚賤以養福

念念愛人是立德立言立功之本



莫惡於言人過急止之悔已不可追矣莫陋於言其所長急止之赧已甚矣橫逆之來不校自是度量自反乃是工夫若一味不校而無自反之功久之漸成頑頓故必如孟子之自反而後可語顏子之不校也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

貧士不執一業無以爲生卽爲工商賈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絕市井之心工商賈真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而奇贏詭詐特甚則一工商賈而已而又加賤焉

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澄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浪費然約己周人則業不墮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愷是名財奴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况學士大夫忍以此日酣歌稱慶乎身爲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救荒須各區各村之鄉紳富戶就近各救窮民自得合邑無一餓莩  
熊飛百先生云凡做大事須要信得過任得怨方能成得功

凡事要預先拿定主意硬定脚跟壯定膽氣主意定便不惑錯脚跟定便不忙亂膽氣定便不怯懼

賀陽亨先生訓子曰飢死事小寧無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

賀文忠公曰過從不問寒暑切磋只在身心問饋止以詩書飲饌安於簞豆方成道義之交

呂忠節公曰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竟以豪傑自命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慎其獨

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

凡前輩及相知高年必謙謹致恭毋長傲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等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擾虛度光陰到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只落一場空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能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願力不堅願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故知學問下手時不可不以豪傑自命也挺然特立不隨流俗與古爲徒庶幾千古不朽

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便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自古聖賢無不由學問而成只要認定正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希聖何難卽今可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鄰師友知心未必盡在當時上下千百年一誠相感呼吸可通眼前遇合直瞬息耳智者於此當別有會心視此宇宙茫茫紅塵滾滾苟不從學問出頭終於草木同腐老死靡下言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背者豈人哉

吳忠節公云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烏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我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

劉文烈公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

金忠節公曰當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或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正當加緊用功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爲邪穢所勝纔是得力若靜時有功夫至動時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濟得甚事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懂懂往來朋從爾思

鹿忠節公云世上只有兩條路曰義曰利人心只有兩般味曰樂曰苦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真樂自見惜舉世皆迷耳倘能認得吾時不必問孔顏樂處自家已尋著樂處

人把道看得輕死看得重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必有夜貪生怖死達士所笑但醉生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死如一說甚朝暮此箇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諸吾心必有所得孔子爲人虛生浪死出此朝聞夕死話頭洩盡天機須思道是何物聞道是如何光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

朱節孝先生曰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應作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受業時應作父母多生一子想

王昭平先生云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  
收拾心神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存心一字曰敬行己一字曰恕接人一字曰謙養神一字曰靜

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眼要亮亮不喫虧口要謹謹不惹禍膽要小小不妄爲氣要平平不執拗好勝必敗務名多  
毀

葉景翰先生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  
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薛文清公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地之間時時濶處皆是道之流行入之道卽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  
間斷也

天理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僞也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  
難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仲淹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大可知矣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涵養深則怒已卽休而心不爲之動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眞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事已往不追最妙

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識則德進矣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動誠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交修之法也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仁則不間斷間斷則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然貫通非仁其貫通之理仁也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也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  
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較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  
是矣

念慮一毫雜妄卽非仁便當克去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  
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莖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之真村學小兒  
讀誦鬪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邪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

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  
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害也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詩有白圭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金人有三緘之誡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目欲視卽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卽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卽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懈意一生卽爲自棄

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其可欺天其可欺乎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不愧於天不愧於人不愧於心斯近道矣不愧於心其本乎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待左右當嚴而惠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格物所包者廣白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疎以略不密以窮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己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愕失措者多矣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

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方可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哀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私無大小覺卽克去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大事小事卽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處大事宜心平氣和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知大事小事皆己分之當爲則自不有其功矣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

掖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爲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防小人密於自修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己知如未知己能如未能則有進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閒而入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

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君子熟於公正小人熟於私邪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卽隔一重矣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已外物爲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守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污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卽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聖人聞人毀己譽己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隱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  
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與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卽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靡頹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螻蟻之微或悞戕之卽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由外鑠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輟

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爲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

傲則仰慚則俯邪則欵正則平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  
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

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爲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眞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旣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撲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心口如一爲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興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過一分爲太過不及一分爲不及此中庸所以爲難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  
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愠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卽有不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恆人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心術不正卽事事不正

心無所主卽動靜皆失其中

涵養吾一一卽主敬也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嘗提醒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卽處事少錯矣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偏執己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克己之功也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交人而人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己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進哉斯言也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行仁義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德仁義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逆理而獲罪於天不特禱於奧竈而不能免雖禱於天亦無益也

有從逆而饗福者幸也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凡有挾者必自小如挾賢挾能挾富挾貴是也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爲實學若徒取以爲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暗於事幾而妄爲取咎之道也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聞外議只當自修自省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卽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閒斷也純則誠雜則僞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常舒泰也

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爲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徒也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清議所少

安於義命卽泰然矣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見外物重則氣象卑矣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之名於不泯耳

自古奸雄若曹瞞之徒雖逞欲一時而終遺臭萬世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學者不於身心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矻矻於記誦文辭之間難乎有得矣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尙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  
祇見其不知命也

仁義禮智之性日用無時無處不發見但人自不察耳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

天者萬物之祖無一物一理不出於天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爲難也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

爲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漢唐歷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也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讀他書猶惡睹泰山而喜邱垤也藐乎我知其小矣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之

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靜坐觀心閒中一樂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緩和舒泰不可言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也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震動驚醒心膽變換之地安樂是人欲之窟般樂怠傲志溺魂銷之地故孟子云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古語云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處順境者可以知所警矣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律人律己則寡過律人則寡合非涉世之道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其渣滓消融未盡

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萬事萬物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或曰有人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道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聖人度量弘廣故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鮫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責備不已而置其美善此無他度量狹隘故責備人不已也

胡文敬公曰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貌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昏瞶也

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聖學以敬爲本者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良知良能本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即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掃應對孝弟恭敬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學以爲己勿求人知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

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蔡文莊公曰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

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密箴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羅文莊公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

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立身行己不能打破義利關頭悠悠何益

曹靖修公曰人可以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肉事事都於心上做

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則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

君子自生至死頃步而不敢忘孝焉

作頃  
註讀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本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何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諍諫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爲戒焉

吳康齋先生曰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皆背天理也

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學者淨掃一室正

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

一事少含容一事便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枯之反覆失愈遠矣

人須整理心下使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貧賤憂勞淬身之砥礪驕奢淫佚伐性之斧斤

楊天游先生曰吾人爲學不可厭事物之侵擾只問處事物底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字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字忠字上用工夫卽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常處變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呂文簡公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消除到得心廣體胖真樂自現

要拔去病根先要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卽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他日又有一言一行

差處卽又如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純熟動靜自與理俱人欲不覺自消

薛思庵先生云學者始學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接事多能令氣觸動此心惟敬則不爲所累自能常惺惺而無所不照

人無妄念便可質神明中庸曰尙不愧於屋漏只是慎獨

理氣不可見卽於草木蟲魚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便是逝者如斯夫氣象

魏恭簡公曰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

人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至靈偏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神不可欺

整齊嚴肅是由中而出工夫吾心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周翠渠先生謂學當以居敬爲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

潘孔脩先生曰凡居身居家只一切務實始可爲子孫法靡麗之風一開則必日甚一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慎也

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崔文敏公曰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學在治心功在慎動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思覺之卽截或澄心或究理或思聖賢久之則定矣

黃忠節公曰不以聖賢之學淬勵其身豈不枉了此生

夫人上壽無過百年黑漫漫地過了日子真可痛惜

陳文恭公曰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存者也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怒之加惟忍爲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

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湛文簡公曰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是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是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爲一體

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至流俗毀譽不足憑也設戰國無孟子則匡章爲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矣吾輩爲學若在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惟借以爲修省之助亦自得益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便與流俗一般

蔡道林先生曰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鄒文莊公曰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脉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卻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人與禽獸幾希之辨此正生死關頭古人臨深履薄戰兢知勉方是不欺方是躬踐若狃近習移俗態因循閒斷便是自陷淵冰便是志向僞而小工夫緩而粗不可以語任重道遠之學

志向不真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聖學以忠信爲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違也須臾不違自戒自慎方是善念常存方能庸德無不信庸言無不謹其遇忿必懲遇

慾必窒遇懈怠必改若無忠信之志遂隊而遊虛廢光陰不免自誤一生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即閒思雜慮自不能容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知病是良知醫病是致良知怠惰則醫以憂勤知疎略則醫以嚴密知客氣未消則醫以融化庶幾可以却疾而延年不可外此別求對症之藥  
身之生死衆知畏之心之生死知畏者鮮

杜惟熙先生曰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欠缺

王龍谿先生曰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臥不論大衆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一點靈明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悲方爲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亂生死且然况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爲吾之加損哉

吾人若真發心爲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生世間如雷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

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熱鬧心放不下至道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治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熱鬧便是世情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展轉貪戀不肯舍卻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念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躋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目前禍福論也

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

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王文貞公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神聖之所以經論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歐陽文莊公曰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見本體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羅文恭公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

得其本心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師不能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非動心忍性則改過不密非眞知實踐則見道不精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歧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

致良知工夫必從主靜入手至日閉關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人一身中無非理氣者二者氣動則心擾而理卽爲其所掩惟靜則氣定心虛自然微有覺悟處此天理也

不動氣卽見良知凡人爲學有忽然減少滋味覺得不甚親切者由動氣故也人心至虛至靈纔動氣卽爲所障蔽此乃客氣也至於浩然之氣則由集義而生到得這時客氣自然消盡

人年少氣銳於進莫不思有所做效而往故辨別路頭爲第一要緊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脫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事

王塘南先生曰孟子性善之說決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更何從生且人事應接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

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謂之窮理卽考索討論亦居敬中之一事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

尤西川先生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糲綴以誣之見人爲善則爭笑之又加誹謗此皆幸災疾

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使神明澄湛則於世俗病痛自不沾染至聞毀譽之來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當矜憫世人作好作惡由於習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

來瞿塘先生云公卿難到聖人可學學者做不上去只是志衰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生

郝楚望先生云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甯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其機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氣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氣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時尤爲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劉直充先生曰學者當循本心之明時見己過刮磨砥礪以融氣稟絕外誘徵諸倫理事物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正學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談虛無炫末離本非德之賊乎魏師伊先生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

楊文憲公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

聶壽卿先生座右銘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

方用晦莫與爭智，撝謙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不動？太剛則折，曷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斯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諸紳，以自警刻盤孟，而若傷惟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顧箬溪先生謂及門曰：良知卽中庸之慎，獨孟子之幾希一念之差，舜躡之所由分也。可不慎諸。

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正？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念慮初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卽爲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無非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

徐魯源先生曰：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之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窮者，是人之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曰仁質言之曰心，曰性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爲虛影，蓋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炯然淵然廓然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與草木同腐而不可朽者，宜與天地合其德也。

楊西堂先生曰：古詩云：百年三萬六千日，有能全受三萬六千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及卅，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去二三十年中間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孔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年二十七，子張年二十五，子賤年二

十四皆已卓然爲儒觀顏子年三十一已爲復聖故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誠非虛語也今日學者苟能勵朝聞夕死之志未始不可希聖希賢乃以聖賢爲必不可及而自安於流俗空生空死眞可惜也

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人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因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

羅近谿先生曰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卻卽在此相對立談之身卽在此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睡喚醒既醒後其身卽是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書册今方曉得中庸是完全一箇人也吾人終日愈求中庸卻無一箇曉得自已卽是中庸又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卻不肯自認做仁靜言思之我等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而甘心汨沒於下愚積愆抱疚清夜捫心汗流浹背悔何及矣但願大家同自警醒爭自琢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凡在書册者今皆完全在我身心矣豈非一大快事哉

周海門先生曰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滅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去惡而但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枝尋葉者不同

容貌詞氣德之符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人望而知爲我輩人方爲實學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回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顧華玉先生座側有二銘左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右曰好辭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

楊公鼎書十思箴於座隅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趙宦光先生曰人有聞道歡喜第恐守道不堅因之狐疑退縮者愚則以爲今日受戒明日破戒勝於不受今日持齋明日食肉勝於不齋今日放生明日殺生勝於不生何也蓋一日行慈是一日福業一日殘忍是一日禍胎也

人家如奴僕潑熱水蟻蛭之類多有所傷亦宜戒之至於小兒嬉戲殺蝶撲蠅及捕飛螢鳴蟬蟋蟀之類更宜嚴禁蓋非惟傷生亦恐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之道

屠公隆曰僕少犯殺業近聞大道盡行懺悔然又念自己不殺生而復以之食人已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罪是尤罪之大者故自後宴客亦不殺生濁酒園蔬間用自死小鮮暢情歡敘良友賢朋想能體諒其不諒者雖自此得罪以不辭也

戒殺文曰萬物並育各得其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豈有人生日用盡

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饑口以漸減除是吾所望於世人者也

茅順甫先生云人生在世多行救濟事則彼之感我中懷傾倒浸入肝脾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此事之最樂而莫可加者也若徒求諸几席之豐堂構之美潤屋潤身相去殆有天壤之別矣

以危較急其事逾迫其情逾慘矣或救之於未事之前或救之於既事之後豈非仁哉是故無氣者不足以救人無膽者不足以救人無識者不足以救人無才者不足以救人然人亦特患其無真至之情耳設有真至之情則氣可以生膽膽可以生識識可以生才救人豈難哉

陳大士先生訓子云精神者事業之根不荒於色則精神固志氣者文章之本不瀆於酒則志氣清

讀書不通經史如無楫而濟江河居心不明道理猶無炬而入暗室粗衣淡飯宜力儉以濟貧愛日惜陰宜勤勞以補拙

處宗族以謙和慎勿恃才而長傲待鄉里以忠厚切勿用術以愚人

嚴以律己己有不是痛自刻責和以待人人有不及毋庸苛求能媚我必能害我斯人勿友肯規余必肯助余此士當交

吳魯客先生惜陰齋箴曰爲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者分古人爲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昭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膺窮年勿息嗜學若茲甯

不成德今人爲學或怠以嬉既閒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  
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爲大禹聖人寸陰尙惜衆  
人分陰豈可虛擲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禽獸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坐隅  
以代砭鍼

陳仲醇先生曰有善無惡性也好善惡惡情也去善從惡習氣也遷善改惡工夫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知者不可言也

逢遺金於曠途遇豔婦於私室而能不動心者乃爲眞人品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鄭朝朔先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

吳秋圃先生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亢傲非持身之道恭寬信敏惠中無嚴峻字故  
知深刻非居上之理

兄弟之愛不篤則子姪之視諸父幾於路人末世倫理之疏薄未有甚於此者也

嵇蒼梧先生云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苟在鄉黨雖

與田夫野老閒言語當於世道有補

薛與可先生曰心爲氣主主於靜則靜而靜未始不動主於動則動而動未始不靜一動一靜  
互爲始終要皆以敬爲主

季應禮先生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

戴野橋先生語人曰學要謹獨誠意以脩身不怨天不尤人久之則與天合

陳廷嘉先生戒諸子曰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也

胡嘉棟先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言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何異以漏脯鴆酒爲長生之藥也哉

世人有財則以放生爲主無財則自己戒殺之外仍用善言解諭親朋鄰里令各存惻隱處處留心亦口頭之大功德也

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螻蛄猶人臥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豈可種種殘害絕天地造化之慈乖萬物一體之仁哉

顏茂猷先生曰今人不孝其親只是不肯撫心自思耳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

今人不敬其長亦是不肯反心自問耳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沫老共扶持則情誼自然肫懇

凡人非從事於忍斷不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勒斷不知忍字之妙人若不忍辱耐苦縱有善心一激卽決一折卽墮矣天降大任於斯人而必動心忍性正欲人人透此關耳今人盡謂造化生物養人理宜逐而食之不知人亦天地間一物耳能修真好生方靈於物



不然與蠢動何別且人未入正修諸趣輪迴有所不免今爲異類前生或是人身今受人身前生或爲異類貪瞋恚殺假手相啖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一入冥途則今之逐走者安知不爲走者所逐乎思之思之

冒起宗先生曰世人暫時發心學道未幾又復退轉究其因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其三爲家產所累天下人遭此三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此三累起了無量貪瞋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豈不知此身是個結成的臭皮囊不絲你管攝不絲你安排到炎天暑月一個健漢夜間忽得個急症死了到得天明便看不得聞不得至於眷屬亦然彼此拖個臭皮囊無常到來替代不得眼光纔合各不相識隨他受用家產一毫也將不去何不撥轉念頭一心爲善莫待役鬼來催方纔悔恨

予每見權貴之門及豪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銖寸而積之後人泥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又大半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破耗他人無數湊成我一富家始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此之謂也

周思仁先生曰人而居官則日用烹庖賓朋燕會所殺尤廣是以往昔賢有司隨在設放生之池不時懸禁屠之榜誠恐事權旣去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普勸當道仁人速種善緣乘機作福爵尊者諭各屬以禁屠位卑者請諸憲以止殺惠澤一時福資後代否則何異入寶山而空手回乎

刀杖殺生顯而易見言語殺生微而難知卽如卜人占病妄曰某神爲災遂使愚人殺牲供獻又如誇美烹調令聞之者轉相倣倣以及見人戒殺放生而曰不必甚且非笑之者皆言語殺生也所貴信善留心戒之

人情莫不愛子而不知用愛之方卽如延師教子以膳師故往往宰殺衆生以供之假令一歲傷千命十年卽傷萬命積之久久子弟雖有大福亦削去矣况福澤未厚者乎如謂殺膳不豐恐拂師意則當以殺生所費增其修金師當亦欣然相諒可以保子弟之福澤矣人之有精液也如樹之有脂也燈之有膏也滋之則茂竭之則枯

邪淫之事世人犯者甚多雖一時不見惡報然冥冥之中有默消其福者有陰奪其算者有削去其功名者有死於官非水火者更有自身暫脫而報於子孫今世未償而酬於來世者譬如密羅之雀處處無逃亦如漏器之魚漸漸就死今人舉足動步皆臨暗廁深坑恬不知畏一旦業報到來手脚忙亂如落湯螬蟻嗟何及哉

妓女之流毒甚矣哉竭人精氣耗人貨財離人夫婦樸者親之而淫蕩智者戀之而昏迷迎新送舊藏垢納污此亦天下之至穢者也而俗士甘之奇已

邵一庵先生曰天下有三無恥而每以神明視之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鄆主人而薄子弟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諉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其誤人也易而其自罰也速天之所勿宥也

吳中偉先生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己見殺人媚人與陵轢士大夫以千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己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

情聖

魏敏果公曰人在世學成個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白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日用間不論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被私念遮障纏繞如此方能一心貫串百事有所統率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

儉美德也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仕宦中必能立定脚跟不爲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謂真學問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尙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不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獲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姚端恪公書座隅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憂人之憂樂己之樂

人能勸一庸人爲善世上便多了一個好人能勸一惡人爲善則世上少了一個惡人又多了一個善人其功更倍

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繞及至真正死來又苦懺悔不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118B

敬啓者 敝所出版各種善書以冀流通廣遠普及社會爲職  
志自發行以來承蒙 慈善家咸相購送日漸增多並承碩  
學善士編輯善本陸續出版者如是冊四朝先哲言行錄亦  
董善士得意之筆付印贈送其於挽救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敝所承諸大善士之熱忱凡有印送善本並現有善書一概  
照成本定價發行以副 善意而期廣遠普及也

謝文益善書流通處謹白